

說文解字標目

漢太尉祭酒許慎記
宋右散騎常侍徐鉉等校定

說文解字第一

一 上 示 三 王 王
王 氣 士 一 中 中 老
韓 嶢 嶢 姜 聿 華 著

說文解字第二

川 北 八 米 半 牛 犛 犛
告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漢 語 傳 統 語

說文解字第三

開 古 牛 古 谷 只 向
開 古 牛 古 谷 只 向
開 古 牛 古 谷 只 向

肅 肅 肅 肅 肅 肅 肅 肅
肅 肅 肅 肅 肅 肅 肅 肅
肅 肅 肅 肅 肅 肅 肅 肅

說文解字第四

山 白 鼻 二 酉 習 羽 產
山 白 鼻 二 酉 習 羽 產
山 白 鼻 二 酉 習 羽 產

音學綱要

豐 豐 豐 豐 豐 豐 豐 豐
豐 豐 豐 豐 豐 豐 豐 豐
豐 豐 豐 豐 豐 豐 豐 豐

說文解字第五

林 吉 林 太 學 出 版 社
林 吉 林 太 學 出 版 社
林 吉 林 太 學 出 版 社

汉语传统语言学纲要

韩峥嵘 姜聿华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汉语传统语言学纲要

韩峥嵘 姜聿华 著

责任编辑：仲怀民

封面设计：张沐沉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东中华路29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1991年12月第1版

印张：12.5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

字数：310千字

印数：1—1000册

ISBN 7-5601-1079-7/H·78

定价：3.70元

目 录

第一编 总论	(1)
第一章 汉语传统语言学的内容.....	(1)
第二章 汉语传统语言学的沿革.....	(5)
第三章 汉语传统语言学的特点.....	(12)
第二编 分论一 文字学	(20)
第一章 汉语文字学的创立	(20)
第一节 文字研究的萌芽	(20)
第二节 隶变与今古文之争.....	(25)
第三节 《说文解字》的成书与流传	(30)
第二章 《说文解字》的内容和体例	(35)
第一节 收释的字数与采用的书体	(35)
第二节 部首的建立与编排的方法	(37)
第三节 文字形音义说解条例概述	(40)
第三章 《说文解字》与六书理论	(46)
第一节 六书的名称、次第与性质	(46)
第二节 四体——汉字的结构类型.....	(47)
第三节 二用——汉字的应用趋势.....	(55)
第四章 《说文解字》的成就和不足.....	(60)
第一节 《说文解字》的五大成就.....	(60)
第二节 《说文解字》的四点不足.....	(68)
第五章 清代以前的文字学研究.....	(75)
第一节 字书的发展.....	(75)
第二节 六书理论的研究	(81)

第三节 古文字学的初创·····	(84)
第六章 清代的文字学研究·····	(86)
第一节 清代的《说文》研究·····	(86)
第二节 清代的古文字学研究·····	(97)
第三编 分论二 音韵学·····	(100)
第一章 音韵学的性质和功用·····	(100)
第一节 什么是音韵学·····	(100)
第二节 为什么要学习音韵学·····	(102)
第二章 音韵学对语音的分析·····	(104)
第一节 声韵调的概念·····	(104)
一、音节·····	(104)
二、声·····	(104)
三、韵·····	(107)
四、调·····	(114)
第二节 双声叠韵与反切注音·····	(116)
一、双声与叠韵·····	(116)
二、反切注音法·····	(117)
第三章 中古音·····	(121)
第一节 中古时期的韵书·····	(121)
一、韵书的产生·····	(121)
二、《切韵》及《切韵》增修本·····	(121)
三、《广韵》·····	(125)
四、其他《切韵》系韵书·····	(130)
第二节 中古时期的韵图·····	(134)
一、韵图的产生·····	(134)
二、早期韵图·····	(138)
三、改良韵图·····	(141)
第三节 中古音系统·····	(145)
一、分析中古音的材料和方法·····	(145)

二、声母系统·····	(146)
三、韵母系统·····	(150)
四、声调系统·····	(152)
第四章 近代音·····	(154)
第一节 近代时期的韵书·····	(154)
第二节 近代时期的韵图·····	(160)
第三节 近代音系统·····	(163)
一、声母系统·····	(163)
二、韵母系统·····	(168)
三、声调系统·····	(177)
第五章 上古音·····	(180)
第一节 上古音的声母系统·····	(180)
一、分析上古声母的材料和方法·····	(180)
二、上古声母研究情况概述·····	(181)
三、上古声母系统·····	(191)
第二节 上古音的韵母系统·····	(193)
一、分析上古韵母的材料和方法·····	(193)
二、上古韵母研究情况概述·····	(196)
三、上古韵母系统·····	(207)
第三节 上古音的声调系统·····	(210)
第四编 分论三 训诂学·····	(217)
第一章 训诂学的性质和任务·····	(217)
第一节 什么是训诂学·····	(217)
第二节 怎样研究训诂学·····	(221)
第二章 训诂学的产生和发展·····	(227)
第一节 先秦时期·····	(227)
第二节 两汉时期·····	(229)
第三节 魏晋至唐时期·····	(232)
第四节 宋元明时期·····	(236)

第五节 清至近代时期·····	(240)
一、发展概况·····	(240)
二、成就与不足·····	(247)
第三章 传注·····	(261)
第一节 传注的类别·····	(261)
第二节 传注的体例·····	(269)
第三节 传注的内容·····	(272)
第四章 训诂专著·····	(284)
第一节 《尔雅》·····	(284)
第二节 《广雅》·····	(300)
第三节 《方言》·····	(304)
第四节 《释名》·····	(316)
第五章 训诂方式与训诂术语·····	(332)
第一节 训诂方式·····	(332)
一、形训·····	(333)
二、声训·····	(339)
三、义训·····	(353)
第二节 训诂术语·····	(365)
后记·····	(391)

第一编 总 论

第一章 汉语传统语言学的内容

汉语传统语言学旧称“小学”，是中国古代研究汉语言文字的学问。

“小学”本与“太学”相对，指为贵族子弟设置的初级学校。《大戴礼·保傅》云：“及太子少长，知妃色，则入于小学。小者所学之宫也。”注：“古者太子八岁入小学，十五岁入太学也。”这种初级学校的主要任务是教授学童识字，所以有关文字的学问便称为“小学”。始于西汉刘向、刘歆父子，他们编写的图书目录《七略》，把周秦以来的童蒙识字课本《史籀篇》、《苍颉篇》之类序为“小学”，《汉书·艺文志》仍之而成定例。

从东汉至隋唐五代，字书日益丰富，目录书始有为之分门别类者。唐魏征等所撰《隋书·经籍志》小学类后序云：“其字义训读，有《史籀篇》、《苍颉篇》、《三苍》、《埤苍》、《广苍》等诸篇章，训诂、《说文》、《字林》、音义、声韵、体势等诸书。”它首次把文字学专著《说文》、《字林》等以及某些音韵学专著归入小学类，虽未能在小学类之内作出明确的分类，却提出了“训诂”、“声韵”、“体势”等类名。继之后晋刘昫等所撰《旧唐书·经籍志》著录“小学一百五部”，首次把《尔

雅》、《广雅》等训诂学专著归入小学类，其中析为四类：1. 《尔雅》、《广雅》类（即训诂类），包括《方言》、《释名》等。2. 偏旁类（即文字类），包括《说文》、《字林》、《玉篇》等；3. 音韵类，包括《集韵》、《切韵》等；4. 杂字类（后归入文字类），包括《急就章》、《凡将篇》等。

小学包括文字、音韵、训诂三个门类是从宋代渐次明确下来的。欧阳修《崇文总目叙释·小学类》云：“《尔雅》出于汉世，正名命物，讲说者资之，于是有训诂之学。……《三苍》之说，始志字法，而许慎作《说文》，于是有偏旁之学。五声异律，清浊相生，而孙炎始作字音，于是有音韵之学。篆隶古文，为体各异，秦汉以来，学者务极其能，于是有字书之学。”而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合“偏旁之学”、“字书之学”为“体制之学”，云：“文字之学凡有三：其一体制，谓点画有横纵曲直之殊；其二训诂，谓称谓有古今雅俗之异；其三音韵，谓呼吸有清浊高下之不同。”又云：“三者虽各一家，其实皆小学之类。”而后王应麟《玉海》悉从其说，小学的分类遂成定论。至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小学类序言云：“惟以《尔雅》以下编为训诂，《说文》以下编为字书，《广韵》以下编为韵书。庶体例谨严，不失古义。”显然，这是与宋人的分类一脉相承的。

清末章炳麟氏著文指出：小学“其实当名‘语言文字之学’，方为确切。”①“五四”以后曾有一段时间改称“小学”为“文字学”，如北京大学讲义，钱玄同编写的音韵学称《文字学音篇》，朱宗莱编写的文字学、训诂学合称《文字学形义篇》。近年“文字学”专指研究字形结构和演变的学科，即研究宋人所谓形制者，含义已与“小学”不同了。

就学科门类来说，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是分别研究文字的形、音、义的；但在事实上三者的界限并不十分清楚，因为形与义、音与义都是有直接关系的，字书也好，韵书也好，都得讲到

字义。所以三者并不都在一个平面上，训诂不但是“小学”的一个重要部门，而且也是“小学”的主要目的。

王力曾经说过：“有人在训诂、字书、韵书之外再加‘音义’一类，以为‘音义’是‘小学’的应用。其实一切古书的注解都可以认为是‘小学’的范围。”^②从内容上看，象陆德明《经典释文》等“音义”之类以及一切古书的注解，归之于训诂就可以了，并没有再立其他名目的必要。但是，若从汉语传统语言学著作的基本形式来看，应当分为纂集音义的字书和随文作解的传注两大类。这两类著作是相辅相成的，字书取材于传注而概括之，传注依据于字书而通释之。这里所谓字书是广义的，包括研究汉字形、音、义三类专书。

必须指出，文字、音韵、训诂三者虽说是汉语传统语言学的基本内容，但并不能总括汉语传统语言学的全部内容。我国古代的学者们在语言学理论、方言学、语法学、修辞学等方面也曾卓有建树，理应纳入汉语传统语言学之内，加以开发、整理。另外，与文字、音韵、训诂密切相关的校勘学，虽然有其相对独立性，然而严格说来它乃是汉语传统语言学的一个部门。

总之，汉语传统语言学内容宏富，成就辉煌，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珍贵遗产，在世界语言科学的宝库中独具特色。学习、研究它，对于繁荣我国的语言科学，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繁荣我国的语言科学，借鉴外国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固然不可忽视，但是首要的还是继承与发扬我们的民族传统；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惟有从中获得阅读文化典籍的良好能力，才是鉴别精华与糟粕，达到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目的的前提。

目前汉语传统语言学的研究，大都是分文字、音韵、训诂三个部门进行的。综合研究之，建立统一体系，是迫切而必要的。

【注】

① 章炳麟：《论语言文字之学》，光绪丙丁第十二、十三号《国粹学报》。

② 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页。

第二章 汉语传统语言学的沿革

从童蒙识字课本出现至《马氏文通》问世之前，汉语传统语言学经过了两千五百年左右的发展和变化的历程。从我国文化史的角度，综观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演进的情况，汉语传统语言学的历史，大体上可以划分为萌芽、勃兴、发展、变革与全盛五个时期。

（一）先秦时代是语言研究的萌芽时期。萌芽的根据有四：其一是童蒙识字课本的出现。班固《汉书·艺文志》“小学类”首列《史籀》十五篇，并云：“《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周礼·地官·保氏》云：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五曰六书。”通过这两条记载可知，当时对学童的识字教育，不仅采用了特定的课本，而且传授了识字的方法。其二是关于文字起源的讨论。争论的焦点是：文字是不是仓颉创造的？《韩非子》与《吕氏春秋》都肯定了仓颉造字说，而《荀子》则作了如下论断：“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①既提出了群众造字说，又肯定了仓颉在造字过程中的突出贡献。其三是诸子百家对于名实问题的探索。名实关系问题本是哲学的中心课题，它在语言上的表现便是语音与语义的关系。就此问题，荀子兼采众说之长，写出了一部极有价值的语言论——《正名篇》，所作的诸多论断，直到今天依然是不可动摇的。其四是行文讲话借助训诂的时尚。在《春秋三传》或诸子著述中，通过字义的训释阐明哲理或政治主张的情形屡屡可见，有形训，有音训，有义训，主要的训诂方式都发明了。以上几点是密切相关的，识字课本的出现，引起关于文字起源的讨

论；通过文字研究语音与语义的关系，便导致训诂的产生。

（二）两汉时代是语言研究的勃兴时期。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和公孙弘设置五经博士的建议以后，经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昌盛局面。适应说经的需要，小学便蓬勃发展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因古文经的发现而崛起的古文经学派，对于小学的勃兴，起了极大的作用。因此，两汉的古文经学家，大都是著名的小学家。他们的贡献，就是较为全面地奠定小学的基石。两汉小学的奠基之作，就是《尔雅》、《方言》、《说文》和《释名》。这四部书各有千秋，在语言学史上均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尔雅》一向被视为训诂学之鼻祖，它所荟萃的经生们口口相传的故训，乃是研究汉语词汇史、注释先秦两汉典籍的原始依据；它引出“群雅”而形成“雅学”，对后世发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方言》则另辟蹊径而为方言学之前驱，它虽然在体例上有意模仿《尔雅》，但在内容上则以各地方言与通语的比较互译为主；它以调查得来的活的语言材料，揭示了当时方言分布的情况，这种研究语言的方法，是超越时代局限的，与现代语言学甚为吻合的。《说文》不仅堪称文字学之鼻祖，而且可谓文字学之经典，我国两千年的文字研究，一言以蔽之，就是《说文》学。它所阐发的“六书”理论，至今仍有研究价值。它所创立的五百四十部首，乃是掌握汉字体系的科学依据。它集周秦两汉文字训诂之大成，兼论文字之形音义，其严密的科学性是《尔雅》、《方言》所不及的。《释名》则又有创获而为语源学之先导，它广泛地考察了语音与语义的关系，力求音训的科学化，尽管有许多随心所欲、牵强附会之处，在探索语源方面的贡献还是不可低估的。从训诂学的角度来看，《尔雅》侧重以今语释古语，《方言》则侧重以通语释方言；《说文》侧重“以形说义”，《释名》则侧重“以音说义”。汉代的古文经学家于语言学有开创之功者，除《方言》作者扬雄、《说文》作者许慎外，还

有郑玄。他遍注群经，成绩斐然，后人以其《毛诗笺》、《三礼注》与《说文》并提，统称“许郑之学”。总括上述，两汉经学的昌盛促成语言学的勃兴，语言学的成就归结于训诂。因此，王力先生说两汉是“经学时期”、“训诂为主的时期”。

（三）魏晋至五代是语言研究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语言研究别开生面，音韵学占了优势。自从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佛教传入中国后，在梵语拼音原理的启发下，汉字的字音研究便走上了科学的轨道。起关键作用的是汉魏之际服虔、应劭、孙炎等人发明制订的反切注音法，它打开了研究字音结构声、韵、调的突破口。而后晋宋之际发现了“四声”，随之出现了按“四声”分韵的韵书，大抵梁沈约的《四声谱》是最早的一部。隋陆法言的《切韵》影响最大，为唐宋韵书的始祖，孙愐的《唐韵》及后来的许多韵书，都是直接或间接以它为基础的。梁代还出现了用以帮助拼读反切声母的双声字“助纽字”，至唐末和尚守温便以之为基础创制“三十字母”，进而编制韵图。这一切为宋代等韵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训诂学的发展可以概括为下述三点：一、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经学附庸的地位，研究领域扩展到经部之外，出现了许多子、史、集三部的注释书。唐李善的《文选注》是其中成就最高的著作，堪称注释的楷模，向为学者所重视。二、受玄学家竞谈玄理和佛教徒开座讲经的影响，涌现了大量兼释经注的“义疏”和“正义”。其中以唐孔颖达的《五经正义》影响最大，可谓经学训诂集大成之杰作。三、训诂专书颇有新收获，举其要者有魏张揖为增广《尔雅》而作的《广雅》，唐陆德明兼释儒家和道家经典的《经典释文》，玄应和慧琳的以释佛家经典为主的两部《一切经音义》。另外，晋郭璞的《尔雅注》和《方言注》也有许多新贡献，就中可以考见汉晋之间通语与方言的词汇流变。至于此间的文字学发展情况，一是又有新的字书问世，如晋吕忱的《字林》、梁顾野王的《玉篇》

等，较之《说文》，不仅字数大量增加，而且体例也多有改进；二是《说文》之学衰而趋兴，南唐徐锴云：“自《切韵》、《玉篇》之兴，《说文》之学湮废泯没”（见《说文系传》三十六），徐铉云：“唐大历中李阳冰……刊定《说文》，修正笔法，学者师慕，篆籀中兴”（见《说文解字》第十五下）。李阳冰乃是最早对《说文》进行整理与研究的学者，他对大小二徐有很大影响。纵观魏晋至五代的语言研究，玄学的影响有之，佛学的影响有之，但佛学的影响是主要的，它促进了汉语音韵学的建立与发展。

（四）宋元明时代是语言研究的变革时期。宋代的语言学成就较之元明大得多，各方面均有所继承，有所变革。在文字学方面有以下四件事值得注意：一、北宋初年，大小二徐的校订、注释《说文》之作均已成书，二书对于许学的复兴可谓贡献卓著。二、熙宁年间，王子韶以“右文说”与王安石的《字说》争鸣，对《说文》的形声字理论有所突破，启发了训诂学因声求义的方法。三、南宋初年，郑樵针对许慎的“六书”理论，提出许多新见解，而后“六书”之学便成了汉字研究的重心。四、两宋期间，搜集研究古铜器铭文蔚成风气，古文字学便应运而兴，元祐年间吕大临所撰《考古图释文》乃是开山之作，南宋薛尚功所撰《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尤有建树。在音韵学方面最为重要的是以下三件事：一、《广韵》于大中祥符四年编定成书，它保存了《切韵》的语音系统，奠定了“今音学”的研究基础。二、《韵镜》、《七音略》与《切韵指掌图》、《四声等子》两类韵图相继出现，对于语音系统的分析由繁趋简，说明“等韵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三、南宋初年吴棫提出古音韵部通转之说，把古韵归为九部，开了“古音学”的先河。从这三件事看，音韵学早在宋代就粗具规模了。在训诂学方面因理学的兴起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墨守旧注到不墨守旧注，从不敢于创新到敢于创新。以邢昺的“义疏”与朱熹的“集注”相较，这一点是显而易

见的。习称宋代的训诂学由朴学的手段变成理学的工具，没有充分肯定朱熹的建树，竟以“中落”断之，这是不公允的。元代语言学的首要成果乃是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其价值在于它反映了元代通语的实际语音系统，为“北音学”奠定了基础，它在汉语音韵学史上的地位，是不亚于《切韵》的。其次戴侗的《六书故》也颇有创获，不仅以金文为根据为许多文字作了新的说解，而且明确提出了“因声求义”的训诂理论。戴侗说：“夫文字之用，莫博于谐声，声变于假借，因文以求义而不知因声以求义，吾未见其能尽文字之情也。”这一论断，十分精辟。另外，卢以纬的《语助》，乃是第一部研究虚词用法的专书，胡三省的《资治通鉴注》，尤以博雅详赡著称。明代对于语言学贡献卓著的当为陈第，他明确指出：“盖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他以历史发展的观点和比较互证的方法为古音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其次，梅膺祚的《字汇》和张自烈的《正字通》也富有革新精神，它们把《说文》的五百四十部简化为二百一十四部，并按笔画的多少排列各部字的顺序，为检字法的科学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再有，朱谋玮的《骈雅》乃是我国第一部联绵词典；方以智的《通雅》大大超越《尔雅》的范围，颇似百科事典，其考释之精审，在明人著作中是非常突出的。当然，纵观宋元明三代的语言学，由于理学的排斥愈来愈甚，可谓江河日下；但蕴于其中的主流则是变革，这是不容忽视的。

（五）有清一代是语言研究的全盛时期。清代语言学之所以一跃而为严格的科学，关键在于抓住了音韵这条贯穿于文字、训诂的主线。一代学宗顾炎武远绍吴棫，近承陈第，明确指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②于是古音学成了清代学术的热门率先发展起来。王国维说：“古韵之学，自崑山顾氏（炎武）而婺源江氏（永），而休宁戴氏（震），而金坛段氏（玉裁），而曲阜孔氏（广森），而

高邮王氏（念孙），而歙县江氏（有诰），作者不过七人，然古音廿二部之目，遂令后世无可增损。”^③这古韵廿二部是夏炘综合王念孙与江有诰的学说而成的，至此古韵系统大备，但并不是“后世无可增损”。至于上古声母的研究，由于条件的限制，其成绩不算很大，惟钱大昕的古无轻唇音和古无舌上音两项发现，为探讨古声母系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文字学方面，清代学者均致力于《说文解字》的研究，为《说文解字诂林》所征引的，不下二百余家。其中贡献卓著的就是段玉裁、桂馥、朱骏声、王筠所谓说文四大家。四大家可以分为两派：桂馥、王筠是正统派，侧重于形义关系的研究；段玉裁、朱骏声是革新派，侧重于音义关系的探求。桂、王的长处在于力求按照《说文》的原貌研究《说文》，桂氏的《说文解字义证》材料极为丰富，为释字义旁征博引，遍及经史子集；王氏的《说文释例》和《说文句读》则博观约取，深入浅出，以利于习学为宗旨。段、朱的贡献在于由文字学而至训诂学，为汉语词汇史与词义系统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段氏《说文解字注》的可贵之处在于把因声求义的原则与以形说义的方法结合起来，并且以历史发展的观点描述词义演变的轨迹。朱氏《说文通训定声》的独到之处在于径以古韵为纲重新编次许书，不仅依据字形说解本义梳理引申义，而且审定古音探寻假借义。晚清由于甲骨文的出土以及金文的大量发现，古文字学陡然发展起来，汉字的字形研究突破了《说文》的藩篱，从而跃入一个崭新的时代。此间影响最大的学者是孙诒让，他的《契文举例》和《名原》乃是现代古文字学的开山之作。在训诂学方面，清代学者以革命精神一反自汉以来重字形不重语音的倾向，贯彻就古音求古义的原则，取得了极为辉煌的成就：一、他们竞相研究古籍，或撷其一注疏之，或并群书考订之。前者数量之多难以列举，仅就经部而论，由阮元所辑《皇清经解》和王先谦所辑《皇清经解续编》汇刻的著作，竟达一百八十五家，三百